



张悬： 爱情让我更有成就感

撰稿整理 / 本报记者 陈晓

13岁开始音乐创作,16岁开始表演,19岁签下第一张唱片合约,但因创作风格被认为“非主流”,一直没能发片,直至25岁时才推出首张专辑《My Life Will》。一波三折的歌坛之路,张悬还是坚持创作,一首《宝贝》成了广为传唱的经典,近日她又带着第三张专辑《城市》来内地宣传,首度尝试“主题式创作”。

张悬档案

籍贯:台北

生日:1981年5月30日

身高:167cm

作品:《My Life Will》、《亲爱的……我还不知道》、《城市》

张悬本名焦安溥,个性叛逆,高中时因为迷恋乐队而退学。一门心思想做音乐,后来赴英国准备考大学,但又难以适应而返回。身为前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之女的张悬出身名门,谈起父亲,张悬说自己有个简单的愿望,就是让父母以女儿为傲。

在城市中找素材

记者:这是一张“主题式创作”的专辑,第一次尝试主题式创作,为什么会将此主题定义为“城市”?

张悬:这是我这几年写作中一直观察的重点,城市中拥有我所有的感受和素材,我想要写的东西本来也就偏文学,可是也比较偏社会观察,所以我觉得“城市”是一个很好的宣告我的写作时代的主题。

记者:在这第三张专辑里,你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这与此前的你有太大的差别。对一些人来说,改变是需要一种力量的,特别是改变已经形成多年的一种习惯;对你来说,这样的改变是出于什么缘由?对自己的改变满意吗?

张悬:因为“城市”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字眼,它包含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和元素,才组织成我们生活的地方。因为音乐的部分我已经很完整地交代,而且也尽力做到我现在的最好。关于艺人形象我反而觉得,它契合城市的主题,既然不是自我表达的东西,也不仅是个人内心世界的感受,那其实可以在艺人形象上面发挥更多与外界互动或融合出来的东西。

记者:在你的眼中,内地的哪个城市,最能带给你灵感?

张悬:我去过的内地城市很少,这几年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北京。我自己很想要去大理看一看,想走一次敦煌,也想再重新看一次西安。我觉得这些都还蛮有趣的。

记者:你眼中的北京和台北分别是什么样子?

张悬:这几年北京的现状非常的有趣,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体上都有无数种可能正在发生,所以我还蛮关注北京的。

台北是一个资讯流通非常快速、人口密集的地方。我认为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已经开发成型的形态,但我觉得这正是台北市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任何事情都在发生,都还尚未完成,也都没有正式确定形态。它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这要看在这里城市里的人最后如何去完成它。

最害怕自己停滞不前

记者:目前拥有的生活,与你理想的生活相差的还远吗?

张悬:不远,很近很近。理想中的生活就是现在这样子,我总有东西可以去质疑,也有东西可以去感激。我时常能获得一些心得,也会遇到一些刺激,害怕自己停滞不前。我的家人、朋友现在都身体健康也平安,我们都还有机会陪伴在彼此身边。我有一些梦想,这些东西也刚好是我工作里面可以试着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还挺理想的。

记者:情绪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意味着什么?觉得自己是个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吗?是个容易发火的任性女生吗?

张悬:现在的我情绪控制得挺好的。可能是当歌手遇到的人情冷暖啊,或者说观察到的事物本来就多,也相对复杂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成长的,不能说快,但是也是在短时间被迅速累积很多体验。我还蛮珍惜像我这样写作的人,刚好我的工作也能给我这么多的、不同层面的观察和自省。

记者:你的歌总是让人心情很平静,将音乐作的简洁、凝重、质朴,是否有起源呢?

张悬:因为这张专辑是我现在写作手法最靠近现在年纪的作品,你看到的《关于我爱你》、《牡蛎之歌》、《城市》几乎都是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月完成的,完成

后我们就直接录了。所以你看到的应该是非常27岁的张悬,而不再是我以前在消化自己青春期作品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做起来反而比较轻松,因为我可以诚实地去表达现在的状态,而不是回过头要去琢磨:我的青春期要用什么方式表达比较好。现在能在音乐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应该也是和这种心态有关。

爱情是深刻的人际关系

记者:如何看待爱情?创作与爱情之间是否有类似之处?

张悬:爱情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人际关系,通常我们在感情里遇到的很多纷扰和愉悦感其实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表现。我其实是受到爱情的启发而写歌,其实到最后看起来也还是一些人际关系的叙述和反省。

检视自己创作的过程,跟有时候看一看谈恋爱的自己,还是比较像的。创作本身还好。但是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很虚荣,有时候很懦弱,有时候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做不好,或者是发现有时候在写作的时候发觉自己怎么有点力不从心,这个东西跟谈恋爱的感受有时候是蛮相像的。

记者:你觉得工作和爱情,哪个更让你有成就感?

张悬:爱情会让我更有成就感。如果我的爱情能成功,我可以有安全感。我现在一起生活的人非常非常深爱我的话,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感吧。

记者:如果发现自己受委屈或被别人误会,会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张悬:我会先闭嘴。我因为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当一个公众人物,我讲出来的话,我觉得啦,对一般人来讲会有很有深刻的感受,那个打击也会比较重。就像我称赞别人的话,可能对别人来讲也是比较特别的称赞。所以我长大后变得非常小心,非常谨慎于攻击别人的能力。不到最后关头我不会轻易攻击别人。委屈这个东西,能力强一点的人一定能找到方法让自己解脱。不管是释怀,还是去解决被误会的状况,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在多一点耐心或者多一点聪明的话,你可以把它解决好的时候,你不会一开始就想要反击就是了。

想做翻唱专辑

记者:5月你和方文山第一次正式合作,感觉如何?你曾经和多位歌手合作过,印象最深的是哪次?目前最想合作的音乐人是谁?

张悬:5月的时候我请方文山来做我的座谈对话对象,聊一聊关于音乐、文学、流行文化的一些现象。之前有一次跟方大同在台北诚品一起演唱的《四人游》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场我的态度很自然,我也很喜欢自己的表现。跟陈升的合作让我觉得非常感动,让我觉得其实在音乐里面我也只是一个很谦卑的小孩。我自己很希望能有多一些机会跟不一样的人合作。

记者:今年下半年的计划是什么?

张悬:我会专心宣传做完,这次宣传的通告蛮多的,也很不一样。全部的通告加起来大概要比我前两次的还要多。我想好好去看一看不同性质的通告里面的我自己。有时候工作可以很敬业,有时候会力不从心,有时候还会遇到挑战和质疑,或者是因为这样而变得很感恩,我想要多消化一些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去除掉创作很空灵的感觉以外,我认为这个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主题。我可能会跟李寿全老师再琢磨看看我们下一张要做什么,有可能要做翻唱专辑。